

舞台劇劇本

漫長的告別

The Long Goodbye

角色

V 外貌看來至多三十歲的女人。

W 無法從外貌直接判斷性別、身分、職業的女人。

歌隊甲 性別、外型不限。同時是舞台執行者。

歌隊乙 性別、外型不限。同時是舞台執行者。

歌隊丙 性別、外型不限。同時是舞台執行者。

場景

一個單身女子的套房。房間位於一樓，在房間某處有通往小型地下室的階梯。

時間

演出此時／午夜剛過的凌晨時分。

場次

全戲分兩場：

I 聚首

II 清算

演出時間共一百分鐘，無中場休息。

I 聚首

觀眾入場時，舞台上呈現為一個寫實的房間：

一間位於一樓、附有衛浴設備的女子套房。

觀眾可以看見一扇通往戶外的門，上面有一道大而沉重的鎖。

一扇大窗戶，窗外是一條社區巷道。此刻窗簾是拉上的。

睡覺的空間在內側，被一座屏風遮住，上面掛滿了衣物。

床鋪旁邊的門則通往浴室。

在屏風外側、觀眾可直接看見的空間，是多功能的起居室，有一套和室桌椅、幾個拼裝的小書櫃、電視、音響、冰箱、小桌鏡，還有許多置物箱。

地板鋪滿了一般租屋常見的巧拼板，但和式桌下有一塊九十公分見方的地面，則鋪著一片花色斑斕的地毯。

觀眾陸續進場時，歌隊／舞執仍在台上進行 setting。

歌隊甲（以下簡稱為甲）和歌隊乙（簡稱乙）抱著幾個紙箱，將一些雜物——比如說，書本、水杯、電視音響遙控器、幾件隨手擱置的衣物、枯萎的小盆栽、裝飾性的玩偶、廢紙——收進箱子。

同時，他們也從箱中取出一些物品隨手擱置——比如說，一幅繪有沉睡女人的畫像。幾個膠捲底片。一個時鐘。一件小尺寸的白洋裝。幾本有作者親筆簽名的書。一整盒錄音帶連同一個老式錄音機。一個彩繪鐵盒。一串風鈴。一支鋼筆。一包開封過的菸。

歌隊丙（簡稱丙）將一面可照見半身的鏡子掛在大門入口旁的牆上。將另一面圓鏡固定在浴室洗手台上。一面化妝鏡擱在和式桌。他從口袋掏出一面隨身鏡照自己脖子近下巴處的一個瘡疤，被甲隨手奪過鏡子。

丙一面隨處檢查道具的擺設，一面不停撫摸那個不太看得見的、結痂中的傷口。

三人一面 setting，不時走到觀眾席前張望。看到有相熟的朋友來看戲，可以跟他們打招呼、簡短地交談，比如今天還有誰會來看戲、戲大約多久後開始、或者是否購買節目手冊……

甲擺設完成後，打開窗戶透透風。

乙掏出一捲封箱膠，把箱子一一封口。乙逐漸哼起歌來，撕扯膠帶的動作也隨著歌聲節奏化。他哼唱《今宵多珍重》的後半段：

不管明天 到明天要相送
戀著今宵 把今宵多珍重
我倆臨別依依 怨太陽快升東
我倆臨別依依 要再見在夢中

甲走向乙，取走他手中的膠帶封自己的紙箱。

乙不再唱歌，但仍輕聲哼唱著曲調，四處巡視道具 setting 位置是否正確。

丙推進一個衣櫥，乙協助他將衣櫥擺在床鋪的另一邊。

丙將一個行李箱從衣櫥中拉出，開始收拾櫥子裡的衣物。他跟著乙但落了拍地小聲哼唱同一首歌。

兩人玩家家般，開始各自選了一件衣服套在自己身上。甲從箱中拎出一雙美麗的鞋子，套上它，到某面鏡子前欣賞自己的姿態。

甲試著跟上乙或丙其中一人的節奏踩舞步，但總是不成功。

換好衣服的兩人，從屏風裡走出來。丙將一套衣服交給甲穿上。

乙拿起剛從箱中取出的時鐘，調整時間到 11:59。三人盯著時鐘倒數計時。

12:00 整，音效傳出十二聲鐘響。

甲：各位觀眾，某某劇團今晚演出《漫長的告別》，即將準時開始。在演出前請容我們提醒您，演出當中，請關上隨身攜帶會發出聲響的物品……除了手機。對，我們不想害您錯失任何討債、告白、道歉，或者提分手的電話。如果，您接到出於以上動機打來的電話，我們願意中斷演出，邀請您上台與我們分享您的接聽心得和生命故事。各位觀眾，某某劇團今晚演出《漫長的告別》，現在準時開始。

音樂前奏出，三人擺好歌舞的姿勢。同樣是《今宵多珍重》註 1：

南風吻臉輕輕 飄過來花香濃
南風吻臉輕輕 星已稀月迷濛
我倆緊偎親親 說不完情意濃
我倆緊偎親親 句句話都由衷
不管明天 到明天要相送
戀著今宵 把今宵多珍重
我倆臨別依依 怨太陽快升東
我倆臨別依依 要再見在夢中

停頓。

丙：怎麼感覺不像開始，像要結束？

甲：我們選錯歌了。

乙：太老。

甲：換用周杰倫的方式唱？（模仿）南風吻臉輕輕，飄過來花香濃——

乙：唱什麼聽不懂。

停頓。

丙：結束了嗎？

甲：我不想結束。

乙：總會結束吧。（對觀眾鞠躬謝幕）

謝謝！謝謝大家今晚來看戲，祝大家有個美麗愉快的夜晚，請記得幫我們填寫觀眾問卷！

丙：可是，她不肯讓我們結束。

甲：所以你們還不能走。

乙：所以我們還不能走。

丙：對，要等她回來。

甲：對，還有她會來。

停頓。

乙：我們走吧。（他們不動）

停頓。

丙：我們……好像不是演這一齣……

乙：都一樣。你以為他們在等什麼？

說等，誰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們只是捨不得離開台上。

甲：我也是……

丙：太早了點。（停頓）在她回來之前，我們做什麼好？

甲：再唱一次？

乙：觀眾討厭重複。

甲：換不同方式唱？

乙：前提是要讓人聽懂。

三人再次擺出歌舞姿勢，《今宵多珍重》音樂前奏出。

南風吻臉輕輕 飄過來花香濃
南風吻臉輕輕 星已稀月迷濛
我倆緊偎親親 說不完情意濃
我倆緊偎親親 句句話都由衷
不管明天 到明天要相送
戀著今宵——

三人望向大門。其中一人示意音樂暫停。

門鎖發出鑰匙插入、左右轉動的聲響。

丙：太好了，她回來了。

乙：你確定是她嗎？

甲：噓！我們會被發現。

三人退下。

門鎖持續發出左右轉動的聲音。

門外的人低聲叫罵著「Shit！」，門豁然開啟。

V 進門，按下牆上的燈光開關。

V：爛鎖、爛門。(大力關上門)

還好我不用再忍耐你們了。(鎖門。鎖好後再試開了幾次。)

V 脫下鞋子，轉身，正好面對鏡子裡的自己。

鏡中的女人，頭髮散亂，妝差不多掉光了。

穿著一般OL的裙裝，左肩背著提包，右肩背著筆記型電腦的袋子。

她看了自己的樣子一會。卸下兩肩的東西，走到和式桌旁放下它們。

她看看房間四處，看看時鐘，發出一聲很長的嘆氣。

停頓。

她打開電視機，打開音響轉到調頻廣播，再打開袋子取出筆記型電腦，打開它。

她走進屏風後，攤在床上，一陣子。

起身，邊走進浴室邊脫下衣服裙子。

脫到一半突然停止，嘆氣，再把衣服穿上。

她走到起居間，看看周遭混亂的現場，低聲罵了一句「Shit！」

電視傳來 24 小時的新聞播報聲。其中一則是這樣的：

「警方於昨天凌晨破獲一起深夜尾隨婦女劫財劫色的連續搶劫強姦案件。經過不眠不休地偵辦，台北市刑警大隊根據受害人的指認和社區針孔攝影機拍攝犯人形跡，順利逮捕了有強姦前科的嫌犯高志強。受害人指出，兇手犯案時顯得相當冷靜從容，得逞後並挑釁受害人，報案時記得告訴警察他的性器官上有一顆紅痣云云，如今大言不慚的歹徒終於落網，令人拍手叫好……」

新聞播報當中，V 迅速走到門邊再檢查一次是否上鎖。

她發現窗戶未關，窗簾被風吹得起伏不定，關上窗。窗戶被一件懸掛在鐵窗上的男式上衣卡住了，她取下衣服，關窗。將衣服掛在屏風上。

她從窗簾縫隙觀望外面的街道。

新聞播報下一則分屍的社會案件。

V 四處搜索遙控器，但找不著。

她隨手撕開封好的紙箱翻找。

終於找到電視遙控器。她轉台，把所有有線無線頻道轉完一次。

廣播剛放完一首歌曲，由甲所扮演的 DJ 繼續播歌。

甲：哇～聽完了嗓音相當動聽的三姊妹合唱團，接下來要為各位聽眾播放的，是最近緋聞不斷的周董——周杰倫的最新單曲。雖然有人說呢，周董的歌聲比不上他的創作喔，但是，我個人是相當喜歡他那種，像是情人呢喃一樣的唱腔……哇，能每晚聽到這樣的聲音說情話，佩岑跟 Jolin 都好幸福、好美滿唷！現在讓我們來聽聽周董以他擅長的 R & B & HiP & Hop 曲風重新創作的老歌——今宵多珍重……

V 將電視音量轉到無聲，將廣播音量轉大。

音樂前奏響起，甲模仿周杰倫唱《今宵多珍重》，乙丙合聲。

V 聽了一會。從提包中找出手機播號。

丙：您所播的電話目前暫時無法回應。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V 切斷）

V 撥另一通電話。

乙：遠傳電信您好，你所撥的號碼目前暫停使用，請稍後——（V 切斷）

V 撥另一通電話。鈴響。

V：喂，是我。（連忙將音響音量轉小）Vivi。高 Vivi。對，那個 Vivi。不好意思這麼晚打電話給你。你睡了嗎？啊，對不起對不起，那我還是別吵你好了。（停頓）其實，也沒有什麼事……我明天要搬家了。喔說來話長，你有時間嗎？你明天幾點起床？（停頓）這樣子，那，沒關係。真的沒關係，我比較不好意思。對了你小孩幾歲了？這麼大啦。好久沒見。等我搬完家安頓好再找你們來玩。一定的，我有一個很大的天台，可以放一些度假沙灘椅，你們還可以烤肉……看煙火也很好，view 很不錯。（停頓）你一定很累了，趕快去睡吧。對。不吵你了。最近什麼時候有空？我們出來喝下午茶。明天？好，我明天再打電話跟你確認。也許下週。我都可以，月初比較不忙。（停頓）好，再見。再見。一定。掰。

停頓。

V 試著再撥一通電話。

丙：0，9，3，9，5，9，9，8，4，0

等待鈴聲：甲模仿周杰倫唱《千里之外》註 2

我送你離開 天涯之外 你是否還在
琴聲何來 生死難猜

用一生 去等待
我送你離開 天涯之外 你是否還——

V 切斷電話。

乙：你爲什麼不學費玉清？（甲聳肩）

V 把剛為了找遙控器翻出的東西重新收進紙箱。

她翻倒了擺在一旁的彩繪鐵盒。原本在盒中的東西散落一地，她撿起，擺回盒內。
她一動也不動。

片刻，V 坐到電腦前，移動滑鼠操作。

甲：登入。沒有信件。

乙：登入。沒有留言。

丙：登入。沒人在線上。（停頓）他不在線上。

乙：他在吧只是把你封鎖了。

甲：那又怎樣？

V 用遙控器轉大電視音量。

甲：噓！我們小聲點。

丙：他上線了上線了！真巧。

乙：那又怎樣。你敢跟他說話嗎？

停頓。

V 打字。

丙：Hello，怎麼這麼巧還不睡？（停頓）最近好嗎？（停頓）微笑。

停頓。

甲：goddot 正在輸入訊息……goddot 正在輸入訊息……

乙：算了吧。他不想跟你說話。

停頓。

V 打字。

丙：不好意思打擾你。我沒有特別的用意，只是很久沒連絡了，想跟你問候一下。

乙：你真的沒有特別用意嗎？

丙：應該是吧。都過一年了，總不可能還要求復合吧。

甲：復合！？拜託。天涯何處——goddot 正在輸入訊息！來了！

乙：我很好啊，微笑，不過有點想睡，妳呢？

丙：（幾乎不等乙說完）我明天要搬家，現在還沒收好，很煩，哈，哈。吐舌頭。

乙：那加油囉！我要先去睡了，掰。

停頓。

甲：goddot 目前為離線狀態。

停頓。

乙低聲哼唱著 *I' m A Fool to Want You* 註 3:

I'm a fool to want you
I'm a fool to want you
To want a love that can't be true
A love thats there for others too.....

丙：（V 打字）離線。

甲：妳真的想跟他復合嗎？

乙：笨蛋。

丙：未必。（停頓）打開 Google 網頁。（V 打字）交友。三百六十六萬項符合交友的結果。交友逗號成人。十萬七千項符合交友逗號成人的結果。

乙繼續唱 *I' m A Fool to Want You* 後半段；丙同步讀出台詞。

乙：

I'm a fool to hold you
Such a fool to hold you
To seek a kiss not mine alone
To share a kiss that devil has known

Time and time again I said I'd leave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I went away
But then would come the time when I
would need you
And once again these words I had to say

Take me back, I love you...I need you
I know its wrong, it must be wrong
But right or wrong I cant get along
Without you.....

丙：

重來。交友逗號擁抱。五萬零九百項符合結果。交友逗號安慰。四萬八千九百項符合結果。交友逗號孤寂。一萬零三百項符合結果。第一頁。第二頁。第三四五六第三十二頁。心心相印交友網站。進入首頁。孤寂的夜晚，想要尋找知心伴侶嗎？聊天室登入會員。註冊新帳號。您同意以下原則，不在網站上公然使用色情或猥褻文字句號請勿在網站公開徵求一夜情括號網友請潔身自好小心警察杯杯找上你唷。同意。線上聊天室目前人數三。暱稱。爽死小妹妹。粉騷大聯盟女。浪漫男子三十可直接見面請摳我。

長長的停頓。

V 關上電腦。甲遞了一張面紙給她。

她收下。走到桌鏡旁，對著鏡子擦拭臉上殘妝。

在閉眼摸索卸妝液同時翻倒裝滿錄音帶的盒子。

V：Shit！（一邊撿錄音帶一邊卸妝）

你需要這樣對我嗎！都最後一晚，最後一晚了！

丙走到大門邊，打開門。

門外，W 提著行李包，正站在門口。

乙吹了一聲響亮的口哨。

甲：所以他終於來了嗎？

W 進門，站在 V 背後望著她。

V 拭淨自己，抬臉望向鏡子，看見鏡中的 W。她尖叫。

甲做了一個降低音量的手勢，V 聲音變小，最後安靜。

停頓。V 看著 W，相當久。

V：你是誰，怎麼進來的？

W：我看見妳門剛好開著——

V：那你就隨隨便便進人家家裡嗎？（繞過 W 檢查大門）

我剛剛明明檢查過……（關門又立刻打開，站在門邊）

你想幹什麼？

W：我來，看房子。

V：看房子？現在都幾點了？

乙舉起時鐘，順手將時針撥到 2。

W：Sorry。我剛從國外回來，沒地方去，又睡不著，剛好在附近看到這個……

（從口袋掏出一張從牆上撕下、殘缺不全的租屋啟事）

我真的很抱歉驚嚇妳，但我必須——（停頓）

我無處可去。

停頓。

V：……你可以去警察局或醫院什麼的。教堂，我知道附近有教堂，神職人員應該都是好人，都願意收留無家可歸的人。

W：我是無神論者。（停頓）

而且我的直覺告訴我，妳是個好人。好女人。

V：就算我是好女人也不可能半夜跟一個陌生男人獨處一室。

W：我只是來看房子。而且……

W 放下行李，解開大衣鈕釦。解開襯衫鈕釦。

V 一陣恐慌，退出門外。

W：妳來。

V：你想幹嘛？你不要以為夜深人靜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

W：我要證明給妳看，妳不用擔心我。

兩人僵持，W 走到門外，一手摀住 V 的嘴，一手抓她的手摸自己胸口。

W：這是我的束胸內衣。這樣，妳不會尖叫吵醒鄰居了吧？

（V 點頭，W 放下雙手）

妳這麼好奇？

V 放下按在 W 胸前的手。

W 走進門，V 仍站在門外。

W：妳不覺得外面變冷了嗎？快進來。

V 跟進，但仍站在門邊，不關上門。

V：就算妳不是男的，也不等於妳無害。誰知道……妳看起來像男人，心裡想的會不會也像男人……我有很多同志圈的朋友。

W：我們才剛認識妳就逼我 come out 啊？

V：妳真的是？

W 隨手拿起菸盒，取出菸點上，抽著菸。

W：這菸潮掉了。

V：不要在我房間抽菸。

W：房東有規定嗎？

V：是我規定。

W：那就好。（將菸捻熄）

這房子看起來租金不便宜。

V：那又怎樣？妳該不是什麼詐騙集團吧。我很窮，我只是又窮又沒男人養的上班族，也沒有小孩讓妳綁架。

W：妳還沒結婚啊？

V：很奇怪嗎？

W：一點都不奇怪。只是覺得妳身邊的人……都不識貨。

停頓。

V：妳……真的要租房子？

W：不是，騙妳的。我只是剛好經過一扇半開大門，瞥見一個憂傷的女人站在一個凌亂的房間不知所措……

甲：於是我怎樣都無法不停下腳步，問她：妳還好嗎？需不需要任何幫助？

停頓。

W：騙妳的。

V：……什麼。

W：我真的很需要一個可以住的地方。所以我需要知道，租金貴不貴，我能不能負擔。

V：……還好。（停頓）

妳剛剛說，妳從國外回來？爲什麼沒地方去？妳家在哪？

W：是。說來話長。我沒家。

V：我以爲，急著找房子的人，面對房東都會很誠懇，希望表現出自己是個誠實的好房客。

W：妳是房東嗎？（停頓）

OK，妳需要知道什麼？（看時鐘，乙將時鐘時針撥回到1）

反正，我們有的是時間。

V：妳是誰？妳從哪裡來？做什麼的？爲什麼沒有家？（停頓）

我是爲了幫房東找到適合的新房客。他之前也是這樣問我的。

W：All right。只是，妳的第一個問題就很難回答，如果這是考試，我回答一輩子都回答不完。不如這樣，外面冷，妳先進來，一邊帶我看房子，我一邊慢慢地告訴妳。

V 不動，W 前去拉她進來。

W：靠，妳手好冰，老師沒教妳不要隨便懷疑別人，否則吃虧的是自己嗎？（把大衣攬在 V 身上）

V：……老師不是這樣教的吧。

W：這門怎麼關？

V：喔，這個爛門。（拿起桌上的鑰匙）

鎖了很難開，開了很難關。我跟房東說了很多次，請他換門，可是他說這是爲了讓住一樓的房客安心特製的，成本高，裝了以後也難拆，要我將就著用——我不是要說房東壞話——我教妳怎麼用。（兩人走出門外，關門上鎖）來，妳自己試試看。

W 將鑰匙插入門鎖。

V：很難吧，是不是覺得卡卡的好像根本是妳弄錯——

W 迅速而順利地打開鑰匙。

W：看來是施力點的問題。(關上門，將鑰匙收入口袋)

V：……看來妳還蠻適合租這間房子。(停頓)

妳想先看哪裡？

W：都可以。(看 V)

就從這裡看起吧。

V：這裡是……大門一進來的地方。(將紙箱雜物等凌亂的狀況設法弄整齊)

不好意思，我正在整理搬家的東西。

W：我知道。剛才進門前，我聽到妳說什麼，最後一夜最後一夜的。

V：喔。(停頓)

是啊，這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個晚上。

W：妳明天搬家？

V：明天一早搬家。

W：那妳還有得整理欸。

V：這一夜還很長不是嗎。妳現在看到的，冰箱、電視、音響、桌子、還有後面的床跟衣櫃，都是跟著房子的。房東交屋的時候，會跟妳確認這些家具的使用狀況。妳可以放心，這些東西都還很新，短時間內不會有問題。

W：妳住不久？

V：兩年。

W：妳把房子照顧得很好。那妳自己呢？

V：我當然是自己照顧自己。

W：不是，我是說妳搬去的地方，有這些家具嗎？

V：我會買全新的。(停頓)

其實，這張桌子可以留給妳。(四處查看)

電視跟音響的遙控。我剛差點打包了。(塞給 W)

這些書櫃妳要嗎？喜歡的話，也給妳。(看 W)

妳剛回國，有什麼要搬進來的東西嗎？

W：(舉起行李包) Just me, and the bag。

V：裡面裝的是鈔票嗎？

W：(一面打開包包一面說) 對，還有槍咧……

W 將包包內的東西傾倒在地上，裡面僅有的幾樣東西是：幾件隨身衣物。一本筆記本。護照。一瓶男用香水。

停頓。

V：槍呢？

W：(笑) 沒想到妳蠻有幽默感的。

V：真的？妳沒有其他的東西？

W：喔，有啊。（指指頭）都在這裡。我帶著我自己四處旅行。

V：沒想到妳是個詩人。（蹲下來，撿起香水瓶，打開深嗅）

W：奇怪嗎？（V搖頭）

我喜歡這個牌子的古龍水。

V：我知道。Morgan 的誘惑情迷。

丙從 V 手中接下香水瓶，在自己身上抹一點。接著，在房間中噴灑了一些。觀眾可以若有似無地聞到香氣。

W 拿起那幅沉睡女人的畫像。

W：妳畫的？

V：不是。那也可以給妳。掛在牆上比較不單調。要丟了也行。算了把她丟了。

（奪過畫像，扔進垃圾袋）

W 阻止她地搶過來，不小心撕破一角。

V：天啊妳在幹嘛？（檢視畫紙損壞程度）

W：天啊妳不是不要了？我只是想留下來。

V 找膠帶找不著。

V：算了。（將畫像擱在一旁）

這裡就這樣了。妳想到問題再問我。接下來帶妳看臥房。（繞到屏風後）

W：這個屏風還不錯。可以給我嗎？（V遲疑）

妳不是都要換新的？

V：妳不忌諱接收太多人家用過的東西？

W：百無禁忌。我連車站都睡過。前一天有遊民死在上面的躺椅——

V：算了算了我不想聽。（走進浴室）

這裡不能接天然氣也不能裝瓦斯，電熱水器是當初我們自己裝的，如果妳要的話，我可以便宜一點給妳。

W：（倒在床上）妳真以為我是搶銀行的？（停頓）

我洗冷水就好。

V：（走出浴室看 W 躺在床上）妳到底有多少預算租這間房子？

W：剛剛好付租金的預算。（看 V）

床很好躺。這個應該是免費的吧。

V：算了，我把電熱水器留給妳。妳可以分期付款。

W：附送屏風？

V：妳是不是出國很久？
W：我離開這個國家很久。爲什麼這樣問？
V：很少看到這麼會討價還價的台灣人。
W：那妳就錯了，我的討價還價完全是九年國教的功勞，還讓行遍天下。
V：冷氣，也是妳的。妳自己跟房東談水電費。通常是付給房東。
W：房東人跟妳一樣好嗎？
V：如果妳像我一樣是個好房客，房東就很好。(繞出屏風)

W：妳說妳以前和誰一起住這兒？
V：有嗎。
W：妳說，電熱水器是你們裝的。

停頓。V 收拾屏風上的衣物，包括懸掛著的男上衣。

W 下床，繞出屏風。

V：(將男上衣遞給 W) 這個也給妳。

W：(試穿，走到鏡子邊看)

這個看起來還不錯，雖然有點過氣。(聞了聞袖口，看 V 但 V 沒發現)

V：是要給妳掛在外面的。一個單身女人住在一樓，旁邊又是人來人往的巷子，最好製造一點假相。

W：比如說我其實是男的？

V：比如說屋子裡其實還有男人同住。

W：這妳前男友的？我穿剛剛好。(停頓)

放心，我很懂得保護自己。

V：再怎麼假裝，妳終究也還是個女人。

W 看 V。後者舉起手中的白色洋裝。

V：這件也送妳。我想妳應該比我適合。

W：(接過洋裝，脫掉男上衣，脫掉自己身上的衣物，套上洋裝)

是啊，我比較瘦嘛。(看鏡子)

妳覺得呢？

V：送妳吧，反正是我不要的。

W：也是前男友送的？

V：妳可以不要一直前男友前男友前男友嗎？

W：妳在意「前」還是「男友」？

停頓。

V：我只是覺得，既然妳要住進來，我總可以留給妳一些……適合妳住在這個房子的東西。

W：妳是個好女人。(脫下洋裝，換回自己的襯衫)
V：我把要留給妳的，通通擺在這裡。(收拾)
妳知道嗎，他一定很喜歡像妳這樣的女生。
W：誰。喔。(笑)可惜我不怎麼喜歡男人。
V：……是啊。(不知從何收起似地，撿拾起房間內的東西)

停頓。

W：像我這樣的女生，是什麼樣的？
V：嗯……不知道耶……很自由奔放吧。
W：自由奔放？這件束胸嗎？
V：感覺吧。妳不是說妳去過很多國家？
W：美國。英國。法國。日本。西班牙義大利希臘……中國。對，還去過中國。
V：妳去中國哪裡？
W：很多啊。北京、青島、雲南、西藏、廣東、上海……都不是什麼好地方。
V：我倒是很想回去。
W：回去？靠，妳該不會是藍色吧？
V：我沒有顏色！真的，妳又不是計程車司機，我何必跟妳客套？可能是我爸的關係吧。妳知道，小時候一直被灌輸我是外省第三代，我的籍貫在江西新喻……國中的時候，我在地理課本上看到「新喻」這兩個字出現在地圖上，是浙贛鐵路經過的路線，我記得我……好高興。原來，真的有這個地方。我用筆在上面反覆畫圈，好像它就不再只是兩個字組成的詞，而是一個跟我有關的地方……
W：不可思議。妳該不會覺得那是妳的故鄉吧。
V：那是我爺爺的故鄉。妳不會明白我在課本上看見自己爺爺故鄉的感覺。
W：基本上，它出現妳的國中課本就是一個錯誤。
V：我知道我這樣政治不正確。不過我可以向妳保證，我不支持獨裁政權。
W：那是稍微有頭腦的人都該知道的。不談這個，就算剛回來，我也知道政治不是個好話題。(停頓)
我們說到哪兒？
V：說……妳是個自由派。我前男友也是。
W：所以他就會喜歡像我這樣的，女生？
V：我猜的。不過那不重要了，今晚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晚，我要把跟他有關的記憶通通丟掉。
W：Great！這才是個好女人！（擁抱V）
我越來越欣賞妳了。(親V的臉頰一下)
我可以幫忙妳什麼？丟東西我最在行了。(四顧張望，抓起腳邊的幾本雜誌)
過期雜誌？
V：那不能丟！那是我的工作。我是雜誌編輯。

W：Cool，那不是無聊嗎？（翻看）

V：我是採訪編輯。跑文藝線的。（看 W 翻閱）
這一面的人物專訪就是我寫的。

W：（連翻數頁）靠，都是名人。妳們雜誌社是蘋果牌嗎？

V：我們才不是那種扒糞雜誌，我們做的是品味、生活、有人文感的深度雜誌。

W：名人怎麼會有品味生活人文感呢，台灣的名人比狗還多。

V：會變成名人，不就表示他們也是經過一番辛苦才能成功？我欣賞積極向上的人生，也覺得有必要多報導這種成功個案，鼓勵更多人。我自己就常在採訪過程中得到很多收穫。（抽出身後書架上的一本書）
妳看，這是那個擅長描寫社會邊緣人的小說家送我的，有他的親筆簽名。

W：（接過書，吹開上面的灰塵）這就是妳的收穫？

V：不只是這個。（拿起鋼筆）
我因為被他感動，那天採訪完特別買了一支鋼筆，想要把腦中的一些故事寫下來。

W：什麼故事？說啊，妳的故事一定比這些名人成功術精采。

V：其實算不上故事，都是一些無聊的喃喃自語。
那天興致勃勃買了鋼筆回家，才發現我根本用不習慣。
（發現裝滿錄音帶的盒子掉在桌下）
這個是我最珍貴的收藏，我把值得紀念的採訪錄音都留下來了。
哈哈，妳一定覺得我很無聊吧。但是，我真的覺得他們給我好多好多……
想到有人把自己的人生過得那麼精采，我就好羨慕。我都不敢想像，有一天，如果是我被訪問，我有什麼值得說的人生經歷……

W：難道不會有人羨慕妳的生活嗎？

V：怎麼可能。妳忘了我只是沒錢沒人要的上班族。我是 M 型社會的下流階層。

W：那些資本主流畫大餅的名詞對我沒有意義。
其實，我還挺羨慕妳。妳看，妳擁有一個牢牢固定在地面上的人生。

V：牢牢固定在地面上？聽起來好無聊。（停頓）
啊，忘了跟妳介紹一個好地方。（把桌子搬開）

W：幹嘛？把這張飛毯送我？

V：不是。（戲劇性地掀起地毯）
猜猜看，下面是什麼？（掀開底下的木板）
一個……（一陣飛塵，兩人咳嗽）地窖！

W：Holly shit！妳多久沒下去了？（蹲著向下望，發現樓梯）

V：有一陣子了。

W 逕自走下樓梯，消失在眾人眼前。

W：Shit！好暗！燈在哪裡？（V 趴在地窖入口處向下指電源）
這底下好大！

V：小心不要迷路！（停頓）

記得當初來看房子的時候，我一眼被這個地窖迷上。

以前，這是這一排老公寓的共用防空洞。後來房東把其他出入口都封住，這個地窖就只屬於住在這間房子的人。

一開始他說，烏漆抹黑的有什麼好。

我告訴他，一個完美的房子，要有地窖才完整。

這是我在一本書上看來的。那是一個法國的哲學家詩人寫家居空間的小書。書上說，家不只是一個人的棲身之處，也是心靈的住所。

一個完美的房子，應該有上中下三個層次。

頂層的閣樓就像人的理想寄託之處。因為那裡最接近天堂。

中間是我們現實生活的空間。

至於地窖，書上說，地窖是人精神上的巢穴。陰暗潮濕溫暖，卻是人存放秘密的最深的角落。

我們搬進來之後，我常常一個人爬進底下，打開燈，就只是坐著胡思亂想。好像光是這樣，我就擁有了一個沒人能分享的秘密。

我沒跟他說過這些事，他也從來沒下去過。

他搬走之後，我反而不太下去了。不敢下去。也覺得沒有意義。

也許是我太神經質了，晚上睡不著的時候，我會控制不住的幻想有人躲在地窖裡窺探我。時機恰當的時候，他們就會上來吞沒我，把我變成跟他們一樣……不被別人看見的人。

（自舞台上消失一陣的乙和丙，從地窖向上探出，繞過V身旁爬上來）

我的新住處是公寓頂樓，沒有比它還高的閣樓，也沒有地窖。這樣很好，我想我其實應該比較習慣那樣的房子。（停頓）

剛剛說的那些妳不會介意吧？那都是我自己的想像而已，不是真的。

妳比我勇敢，應該不會像我那樣……胡思亂想。

底下傳來一陣尖叫。

W：好多蟑螂！還有蟑螂蛋！還會飛！幹，幹！

W衝上來，甲隨之而上。

W：下面好空好恐怖。還有一堆蟲爬來爬去。妳剛是不是跟我說話我走得太裡面了聽不清楚。妳應該把這個洞封起來永遠不要打開。根本毫無用處。

乙：（問甲）樓下的蟑螂蛋會飛啊？

甲：（從口袋掏出一隻蟑螂逗弄）大驚小怪。下面這麼久沒用，當然會有蟑螂。這個劇場應該感謝我們劇團，閒置空間再利用。

丙：其實我比較喜歡從天上降下來，很像希臘悲劇的機器神有沒有？

乙：你只是個歌隊演員。

丙：也是。我們好久沒唱歌了，光是他們一直講話。我剛從後面看到有觀眾打哈

欠。

乙：快了。噓。

甲到房間以外的場上空間暖身（無聲地）發聲，丙也跟著找一處空間練習。

V 把地窖入口恢復原狀。

V：以後要不要封起來就看妳了。我想開始打包行李。

W：我可以幫妳……幫妳什麼好呢？我幫妳丟東西！我最擅長丟東西。

V：（四顧，決定後用手指）那幅畫。

W：格局不大！（扔進垃圾袋）

V：他用過的底片。

W：拍的東西一陳不變。（扔）

V：他的咖啡壺。

W：喝了……變糊塗！（扔）

V：潮掉的香菸。

W：根本是臭大便。（扔）

V：他送我的圍巾。

W：……白茫茫一片真乾淨！

Tell Him 註 4 前奏音樂進，甲乙丙三人就定位擺出歌舞姿勢。

以上唸白演員宜跟隨音樂節奏唸出。

V：舊襪子。

W：掰掰！

V：舊拖鞋。

W：掰掰！

V：舊毛衣。

W：掰掰！

甲乙丙唱 *Tell Him*，V 和 W 收拾動作也隨音樂節奏彷彿舞蹈。

*I know something about love. You've gotta want it bad
If that guy's got into your blood, go out and get him
If you want him to be the very part of you
That makes you want to breathe, here's the thing to do...*

[Reff:]

Tell him that you're never gonna leave him

*Tell him that you're always gonna love him
Tell him, tell him, tell him, tell him right now*

*I know something about love. You gotta show it and make him
See the moon up above. Reach out and get it
If you want him to make your heart sing out
And if you want him to only think of you...
[Repeat Ref]*

*Ever since the world began it's been that way
For man and woman were created to make love their destiny
Then why should true love be so complicated? Oh...*

*I know something about love. You gotta take it and
Show him what the world is made of, one kiss will prove it
If you want him to be always by your side
Take his hand tonight and swallow your foolish pride and..
[Repeat Ref]*

W :

(同時)真爽快!

甲 :

丙 : 而且他們把舞台都收乾淨了。

乙 : 是啊。真乾淨。

甲 : 所以應該不會再有什麼道具了吧? 我們光應付唱歌跳舞就很累了……

V : 辛苦了, 我泡咖啡給妳喝。

W :

(同時)好啊。

甲 : (又對乙丙) 她終於知道我們的辛苦了!

V : 咖啡…… (乙遞給她一包咖啡粉)

咖啡壺…… (翻找)

W : 剛當作垃圾丟了。

V : 對。(翻找垃圾袋, 挖出咖啡壺)

等一下, 一下下就好。(進入浴室, 傳來水流聲)

W : 我流了一身汗!

V : 什麼?

W 看見剛試穿過的男上衣, 猶豫一下, 脫下身上汗濕的襯衫, 換穿那件上衣。

V 捧著一杯馬克杯出來，看見 W，愣了一下。
W：我剛說，我流了一身汗，身上的衣服穿不住。
V：喔，沒關係。（將杯子遞給 W，在和式桌旁坐下）

甲：爲什麼只有一杯？
乙：你以爲你是誰？
甲：歌隊！
丙不知從哪裡摸出一紙杯，自顧自喝水。
乙：我要去後台休息。（離開，丙匆忙喝光水，跟隨乙離去）

甲冷眼看兩人離去。到音響前，悄悄轉開廣播頻道。
W 在 V 的對面坐下來。

V：說真的，我對妳很好奇。妳的人生應該比我精采很多……
W：不敢說是精采。不過，比起妳那些成功名人，我有自信我的生活更有趣。
V：等一下！（拿出錄音機和一捲錄音帶）
 願意接受我的訪問嗎？就當作送給我的臨別紀念。
W：不不不。我不喜歡錄音。不喜歡留下什麼刻意的痕跡。
V：可是我想！妳的經歷那麼有趣——
W：如果不錄下來妳就會忘記嗎？（V 沉默，W 將她手中的錄音機收起）
 妳真的想聽嗎？（V 點頭）
 有多想？
V：就像想變成妳那樣想。

停頓。

W：我該從哪裡開始好呢？妳想聽我在哪裡的遭遇？美國？墨西哥？英國？希臘？或是，妳最愛的中國？
V：妳這樣說讓我很有罪惡感。
W：（從褲袋裡掏出一根菸，點菸）那是活在這個世界上最不需要的東西。這是我頭一個情人告訴我的。他是個哲學家。
V：他是……台灣人嗎？
W：不。華裔美國人。
V：那他是……他是……
W：男的。那重要嗎？（停頓）
 有一個夜晚我還遇過變性人呢。
V：妳真的是……見多識廣。
W：所以，妳想先從哪裡開始？
V：爲什麼妳去過那麼多個國家，在台灣卻無處可去？

停頓。

W：妳問問題的樣子很認真。妳的眼睛……很像……像一個空空的容器。有受訪者因為這樣愛上妳嗎？

V：怎麼可能？他們都是名人。

W：So what？看著妳的眼睛，就讓我想到一個人。

停頓。

V：什麼人？對了，妳還沒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

W：叫我「深夜裡的陌生人」如何？

音響傳出廣播的聲音。甲模仿著深夜時分低沉的DJ 嗓音：

「在這深深、深深的夜晚，聽眾朋友，你是否也曾有過與陌生人交會的經驗？那感覺，就像流星一般畫過彼此的天空，那麼樣深刻、美麗而難忘的痕跡……親愛的聽眾朋友，在這深深、深深的夜晚，請讓我與您分享一首最適合此時此刻的歌……」

音樂 *Strangers in the night* 註5 前奏進，甲站在舞台明顯處，獨唱。

V 和 W 以下對白同時進行。

Strangers in the night exchanging glances
Wondering in the night
What were the chances we'd be sharing love
Before the night was through

Something in your eyes was so inviting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was so exciting
Something in my heart
Told me I must have you

Strangers in the night, two lonely people
We were strangers in the night ...

Up to the moment
When we said our first hello
Little did we know
Love was just a glance away

*A warm embracing dance away and
Ever since that night we've been together
Lovers at first sight, in love forever*

*It turned out so right
For strangers in the night*

*Love was just a glance away
A warm embracing dance away
Ever since that night we've been together
Lovers at first sight, in love forever*

*It turned out so right
For strangers in the night*

Doo bee doo bee doo ...

W：陪我跳舞。（拉 V 起身）

V：爲什麼？

W：因爲妳的眼睛。因爲我想起我最難忘的一個情人。

V：我沒什麼運動細胞。以前我男朋友常常笑我——

W：（凝視 V 的眼睛）沒關係，我教妳。

兩人合著節拍，臉與臉錯位，近身慢慢跳著。

V：……爲什麼這歌讓妳想起……妳的情人？

W：噓。123、223、323、423……妳跳得很好。

繼續。用身體感覺，那音樂——（輕哼著歌）

V 笑出聲。W 看她。

V：沒想到我也能跳舞。

W：而且是在深夜，跟一個陌生人跳……

V：……（恍惚地）妳到底是誰？

W 沒立刻回答。他們繼續跳著。

W：我不知道我是誰。也許，我一直在逃避這個問題——我到底是誰？

乙從舞台後方上，走到窗後，伸手打開窗戶，撩開窗簾，站在窗邊看。

W：我有一個複雜的身世。複雜的家庭。（停頓）
我爹，是從大陸撤退的將領。頑固。大男人。自以為是。
我媽是南部望族。她老愛說自己年輕的時候，秀外慧中，媒人險險把家裡的門檻踏平。
在認識我爹之前，我媽的家族剛遭遇一件慘事。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八日……

V：啊……

W：妳應該知道是什麼樣的事了。（停頓）
失蹤的是我媽媽的大伯。我的……舅公。
我媽全家族上下，都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中。
世事難料，我母親竟然在舅公的慘劇發生後不到一個月，認識了我父親。

V：妳舅公是怎麼失蹤的？

W：……妳看過《悲情城市》嗎？（V點頭）
就像那裡面演的。
我舅公……在遇難之前，託人捎來一雙布鞋。
我外婆拆開鞋幫子，發現裡面藏了一封血書……

V：父親已將自己奉獻給美麗的祖國，你們切莫悲傷，並要為父親，也為你們自己感到光榮與驕傲……

W：是的。差不多就是那樣的話。
妳打斷我了。

V：對不起，剛才本來說到妳媽和妳爹認識的經過。

W：是的。正因為我母親家族剛發生這樣的禍事，她和我父親的結合必定遭受相當大的阻撓。
我母親說，當時，她為了爭取自由戀愛和婚姻，不惜絕食抗議。（停頓）
到了第四個夜晚，恰好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我母親從閨房所在的二樓悄悄探出窗外，沒想到我父親就守在樓下，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著她的房間……
我母親順利從二樓爬下逃出，我父親則站在底下，接她扔下的珠寶首飾——

V：妳媽媽餓了這麼多天還有力氣爬下樓啊？

W：……現在就體力不好，往後還有一堆苦日子，她怎麼撐得過去？

V：喔。好像羅密歐與茱麗葉。

W：剛開始確實是羅密歐與茱麗葉。
我母親和我父親結合之後，雙方家庭彼此憤恨地指責對方，只差沒上演羅密歐殺死提伯特、兩人再雙雙殉情的戲碼。
就這樣，一恨恨上了幾十年，我父母親也從一對患難鴛鴦，加入戰場變成怨偶。
我是眼睜睜看著父親從一個英姿煥發的軍官變成一個醜惡的男人。我母親，也像是一隻摔進爛泥池塘的天鵝，最後，她變成一隻聒聒叫的老母雞。
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逃離自己生長的地方，自己原來的樣子。

不知不覺，已經曲終人散了。

甲和不知何時進來的丙坐在一角，入神地聽著 W 的故事。

V：曲子結束了，可是人還不會散。妳的故事，好哀傷。

W：更哀傷的還在後頭呢。

我就這樣一路從台灣台北逃到世界各地。

我大學唸的是政治系，還沒離家的時候，也常常爲了我剛被啓蒙的民主概念和我父親爭執。逃走，或許也是想逃開他那副忠犬的形象——國民黨養的一頭只敢吠妻小、不敢吠蔣介石的狗。

V：其實，我爺爺也差不多——我是說，他對國民黨很忠貞。他到現在還把那張已經被政府作廢的戰士授田證掛在牆上……

W：妳不覺得這些被歷史操弄的小人物很可悲嗎？

我對我父親既同情又厭惡。Anyway 我先逃到美國。

沒想到，那樣一個台灣對他唯唯諾諾的國家，一點文化都沒有。粗暴，自大，就像現在當家的德州佬。Boring country and boring people 我說。

然後我到英國。總是下雨的英國，比台北潮濕寒冷。食物難吃。像嚼石頭一樣的英國腔。As boring as America。畢竟同樣的源頭。

然後是法國。（停頓）

難忘的法國。難忘的 Catherine。

V：她就是妳最難忘的情人？

W：對。那個跟妳一樣，有著一雙聆聽的眼睛的女人。

V：她長得美嗎？

W：當然。但那不是重點。我到法國，開始參加一些讀書會，認識了一些左派份子。在法國，當人們說左派，就是真正的左，不中不右，不像台灣。

V：台灣只有統獨……

W：在妳表述每一個政治術語之前，請注意妳是不是真正了解它的涵義。

V：對不起……

W：Catherine 是個不折不扣的老左派。她也是圈子裡很吃得開的婆。

我們朝夕相處。她說，Zoë，我喜歡看妳的黑色眼珠妳的黑色頭髮妳的黑色線條……她喜歡我的一切。

有五年的時間，我們是知己，也是戀人。直到有一天，我在我們共有的那張床上，發現她和另一個女人。

也在同一天，我發現她的家族竟然是法國著名的右派世家。她同時背叛了我和我們的信仰。

V：但妳不也是這樣嗎？

W：那不一樣。我可不會閉上嘴巴，假裝我沒有一個令我感到恥辱的家庭，這樣我就可以逃避譴責他們的責任。

V：妳是一個嚴謹的人。有理想，有勇氣，又能隨時清楚地看見自己的人。

W：不。如果妳知道我怎麼對待 Catherine，妳就不會這麼說了。

（停頓，當 W 敘述以下台詞註 6 時，甲乙兩人分據窗內外，以默劇形式分飾 Catherine 和 Zoë）

我要離開法國前，她生病了，透過我的家人傳話給我，請我去看她一次。六月五日中午，我捧著她最喜愛的一大捧香檳色玫瑰走進她的病房，把花插起來，什麼話也沒說默默地坐了一會兒，站起來表示要走。

當我在她兩頰各親吻一下以示告別時，我輕輕說出唯一的一句話。

乙：Je t' emmerde beaucoup !

W：（看著 V）我厭惡透妳。

V：不……

W 起身準備離去。V 不讓她走。

V：你不能討厭我。你不能走。

W：我不會走。我就在這裡。

V 抱住 W。其他三人佇立凝視著他們。

音效傳出十二聲鐘響，在鏗鏘的聲響中，V 哭泣，W 抱住她。V 吻了 W。房間的燈光漸暗。

II 清算

燈光再度亮起時，觀眾可以看到房間仍是原來的房間：一間位於一樓、附有衛浴設備的女子套房。基本的擺設仍相同。

屏風後，燈光微微亮著。

起居間內顯得空盪清爽。上半場 V 和 W 曾收拾好的行李、紙箱都已消失。穿著全套黑衣的甲乙丙三人，推開地窖的門，自底下上來。他們各自抱著一些物件：一幅繪有沉睡女人的畫像。幾個膠捲底片。幾本有作者親筆簽名的書。一整盒錄音帶連同一個老式錄音機。一個彩繪鐵盒。一串風鈴。一支鋼筆。一包開封過的菸。

他們擺設這些物件如同上半場開始那樣。

甲仔細檢視場上。

甲：你們會不會覺得——

乙：不一樣。

甲打開大門，發現門再也關不上。他繞到屏風後又迅速走出來。

甲：真的不一樣！（哼唱起 *As Time Goes By* 註 7）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just a kiss
A sigh is just a sigh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乙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一套茶具，放在和式桌上——現在，桌子並不擺在地窖的上頭，而是位於舞台和觀眾席之間。

乙：No more songs OK？（擺設茶具）

甲：不唱歌我們幹嘛？戲份已經很少了！

乙：享受我們的 Tea time。

丙：現在幾點鐘？（找時鐘）

甲：你會不會太好整以暇了點？我告訴你，身為歌隊，我非常不滿意沒戲唱！

乙：誰告訴你你是歌隊的？

甲：……這不是我們的本分…功能…取向…（拿出一本戲劇辭典找正確的詞彙）

丙：那我們是什麼？

乙：劇中人哪。你問問台下觀眾，是不是都承認我們是劇中人。

甲：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就像那一家子……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六個劇中人……喔，多真實，多榮幸，多——多——我可以不用再唱歌了！

乙：各位，我想大家看到這裡，多少可以大致、些微或部分了解我們三個人的性格差異，因此我也就不再請各位多多擔待了。

甲：事實上，雖然多年來我們一直都只能扮演歌隊這種跑龍套的腳色，可是我一定得說，早在我進研究所念書的時候，我心中就有個深刻的體會，那就是……我們反客為主的時候到了。

乙：（喃喃）老狗玩不出新把戲。

甲：終於，在這個特別的夜裡，這場特別的表演，作為歌隊的我們，找到反撲的時刻！一棵樹不再只是一棵真正存在於地球某處的樹，一個角色的存在本身也就是他的動機！

乙：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甲繼續慷慨激昂的時候，乙掏出一個遙控器，快轉他的演講。

丙：所以……我們只要在這裡，表演喝茶嗎？

乙：嘿，沒人叫你表演，這也是貨真價實的茶。（倒一杯請就近的觀眾喝）

丙：但是……時間……她們兩個？

乙：別擔心，時候到了，她們自然會出現。我們總不會在這裡無止盡地喝茶，大家都是付了票錢進來看這場戲不是？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也沒有不散的戲。（對甲按遙控器，甲恢復正常速度）

甲：事實上，就是像我剛說的……我剛說……說……（乙遞茶杯給他，他接過去，坐下，安靜地喝茶）

停頓。

甲：不唱歌……我們做什麼好打發時間？

乙：我們來說話。

甲：喔。說話。

停頓。

丙嗚咽。甲乙看他。

丙：（撫摸脖子近臉處的瘡疤）……弄破傷口了，好痛……

甲：怎麼弄的？

丙：我一直摸一直摳——

乙：自找的。

丙：可是不摸就不確定它在那裡，不確定它在那裡我就不安心。

乙：現在你想不知道都不行了。

丙：（哭）我們唱歌好嗎？我希望轉移注意力。

甲：那有什麼問題？唱什麼好呢？老實說我不太滿意一直在唱英文歌，我想我詮釋流行音樂的功力還不賴，我適合一些比較冷冽的比如楊乃文……我有個好點子，我們唱歐陽菲菲的 *Don't Say Goodbye*！

乙：不要唱歌。你忘了你剛剛的演講內容？需要我倒帶嗎？

甲：不了不了，那樣很累。

丙：但是好痛！（發出一聲尖銳的抽泣）

甲：有那麼痛嗎？（幫丙檢查傷口）我根本看不到！

丙：那它一定是已經內化了！我內傷了，好痛苦啊！

乙笑出聲音。

丙：你還笑得出來！你無視於我的痛苦嗎？現在幾點了？我還需要撐多久？

乙拿起時鐘，給丙看。

丙：怎麼才這樣？

乙：看清楚。

丙：為什麼秒鐘是逆著走的？難道我必須回到傷痛的最初嗎？上帝，你對我太不公平了！

乙：有什麼不一樣嗎？不管順時針或逆時針，你都會痛吧。

甲：你到底哪裡痛？

丙：全部！

乙：放屁。

甲：你聽到啦？對不起。

丙：好臭。

甲：可是……我沒放啊。

乙再度笑出聲音。他笑著把時鐘隨意放在牆角，走到屏風前將屏風推開。觀眾可以看見 V 和 W 在床上背靠著背睡著。

甲做出倒吸一口氣的樣子。

乙：何必呢？大家不就想看這個？

甲：但好像……timing 不太對。你可以用一下你的遙控器嗎？

乙：用太多大家就會以為這是《命運好好玩》註 8 了。不過，劇情的發展應該更有效率——（對著躺在床上的 W 按下遙控）

W 像是剛從一段小憩醒來，片刻間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她看看身旁的 V，悄悄掀開被子下床。

她的身上穿著那件小尺寸的白洋裝。

她走進了起居間，拿起菸盒，取出一根菸，點火，用一種十分刻意的姿勢在窗邊抽菸。

甲：這場景真的太適合唱——

乙：噓！這不是你歌伴唱帶。

W 捻熄了菸，四處尋找她的行李包和衣服，她拉扯自己身上的洋裝，發現自己脫不下來。她試圖打開大門，卻沒有辦法。

丙：你要走了？為什麼要離開我？

W：It's time to say goodbye.（乙按遙控器）

是該說再見的時候了。

丙：為什麼？我們在一起不是很快樂？

W：快樂？我不懂那是什麼東西。

我們只是在耗損我們在腦中構築的快樂的幻覺罷了。

乙：但我們不是共享那樣的幻覺嗎？

我腦中的快樂還有很多，我不介意分一點給你。

W：跟你在一起，我不再知道我自己是誰。

甲：但我知道你！

你說你從一個叫做台灣的國家來到這裡……然後我們相遇。

你的法文說得很好聽。

W：Je t' emmerde beaucoup…

乙：妳告訴我，妳痛恨妳的國家和妳的家。

我說沒關係，讓我成為妳的家人，讓我和妳同一國。

W：我告訴過你，我痛恨我自己？

丙：不，妳愛妳自己。但妳說妳愛我更多。

你曾經愛我更多。

W：你是誰？

乙：你以為你是誰？你甚至不是一個女人。

W：那我是什麼。你憑什麼否定我？

甲：不，我愛你。你學會的第一句希臘文就是我愛你。

你告訴我你到這兒學希臘悲劇。

你想弄清楚你的命運到底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

W：我的命運？我不相信命運。我只相信我自己。

乙：Bravo！好一句完美的台詞，再來一次！

W：……我不相信我自己。

乙：Bravo！再來一次！

W：我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知道我相不相信……

丙：我相信你，全心全意地相信你，愛你。

W：你不知道我是誰憑什麼愛我。

丙：喔，他問了我一個好問題。

乙：憑什麼要知道我才能愛我。

丙：喔，你問了他一個好問題。

甲乙丙：我是誰而你愛我你是誰而我愛你但你到底有沒有你自己有沒有你自己你
不敢看見你自己……

W：我沒有不敢。我只是拒絕！

甲：小親親為什麼要拒絕你自己？

丙：小親親你最討喜。

乙：小親親全世界的人除了你父母都愛你。

W：不要給我來這套廉價粗暴的心理分析。我操你……操你爸的。

甲：你太激動了。

乙：太戲劇性了。

丙：這只是人生不是舞台劇。

W：閉嘴！通通安靜！我自己就可以填滿我自己！

停頓。

乙：請舉牌。

甲乙丙三人舉起牌子，上面各寫著 9.8、7、9.5。

丙換了一張牌子：8.5。

乙：評審請講評！

甲：非常精采！即興演出的能力非常強，看得出來經過一番充分的練習！

丙：呃……但他常常忽略我的問題不予回應。我不確定……

乙：看得出來經過長時間的練習，但你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演出非常匠氣，流於一
種粗糙的戲劇性？是不是民視八點檔看太多？

三人低聲交換意見。

甲：好，經過「某些」評審的極力要求，我們認為應該再給這位參賽者一次機會。

乙：是的，看來問題的癥結來自於家庭傳奇造成的悲劇。（對 W）

你願意再次接受挑戰嗎？很好！音樂請給！

Strangers in the Night 配樂入。

丙領著 W 隨音樂節奏跳舞。

丙：告訴我，妳為什麼看起來這麼自由……又悲傷？

W：這是因為……我來自一個，複雜的家庭。我有一個複雜的身世。（停頓）
我是不是跟你說過了？

丙：我願意再聽一次。

W：我爸爸娶了我媽媽。他是高級將領。他年輕的時候，頑固又聰明。
小時候，我希望長大能像媽媽這麼幸運，嫁給像我爸爸這樣的男人。
我媽媽是和我爸爸私奔的，對，私奔。非常浪漫。你不覺得很浪漫嗎？

丙：因為妳媽媽是二二八受害者的家屬。

W：是嗎？我和你這樣說過？
對，《悲情城市》。那是我的民主啓蒙。我到大三才看那部電影，然後發現，
對，所有個人的悲劇都來自於更龐大的，更久以前的，一種歷史性的宿命。

丙：所以妳是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女兒。

W：仇恨的後嗣。我爸是一個醜惡的男人。我媽是一隻聒聒叫的老母雞。
我不在乎。反正我可以隨時隨地逃走，逃離自己生長的地方，自己原來的樣子。

丙：妳逃向了妳的 Catherine。

W：誰？

丙：她有一雙像容器一樣的眼睛。

W：你在說我嗎？我像一個容器？

丙：我厭惡透妳。（掏出一本《蒙馬特遺書》）
連這個句子都是妳偷來的。

音樂突兀地切掉。

停頓。

丙回到座位上。

甲：（大力鼓掌）這個一片空白的表情，讓她扳回一城！

乙：不得不說非常自然。幾乎無懈可擊。

丙：我想那也需要一個夠強的演員和她對手戲……是這樣吧？

乙：好的，我們都知道內心戲容易讓演員精疲力竭。這位參賽者，你已經為自己
爭取到決賽權，可以留待最後關頭再與衛冕者爭奪冠軍寶座。

先贏先走……先走先贏……

現在，我們請連續衛冕二十八次的紀錄保持者出場。

V 醒來，自床上坐起。她很自然地伸手向床鋪另一邊，觸摸到的卻是空氣。

她下床，走進起居間，W 與她錯身而過。回到床上躺下。

她在起居間內隨意走動著，遲疑地撿起方才甲乙丙三人擺設的物件審視。

她走到敞開的大門邊，猶疑後將門關上。

甲：好久不見！（給 V 一個大擁抱）
快坐下來！哇，妳的天台 view 真的好棒！我們剛在這裡享受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

V：你們是？

丙：真難過，妳竟然忘了我們！

V：不是的，對不起，我之前採訪過你們？

乙：（指著自己和其他兩人）「爽死小妹妹」、「粉騷大聯盟女」、「浪漫男子三十可直接見面請摳我」。想起來了嗎？

甲：唉唷幹嘛這麼直接？我們是妳的……網友。

乙：（喃喃）來自地窖的網友，聽起來不錯。

V：你們的聲音聽起來有點熟悉。

丙：就在妳那一大堆錄音帶蒐藏品裡。

V：喔……

甲：來，喝點茶，剛剛很累喔？我不會怪妳沒煮咖啡給我喝。

乙：忘啦？妳跟我們約好在這裡，tea time。妳說要帶我們參觀妳的新家。

V：我已經搬家啦？

丙：妳忙得都忘啦？

V：我以為我跟他還在——

乙：都走了，只剩下妳一個人。

甲：還有我們。

丙：一直都是我們。

甲：帶我們看看妳的新家吧。

V：但我還不知道——

乙：妳知道。妳失去地窖，獲得一個天台，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V：對。重新開始。我們從哪裡開始？

甲：我不知道。

丙：不知道。

乙：得問妳自己。（舉起那幅沉睡中的女人畫像）
好精緻的裝飾品！是妳的自畫像？掛這裡好嗎？或是臥室？
（將畫像懸掛在某處）

甲：原來這是你眼中的自己。是不是有長期睡太多的問題？

丙：或是失眠的極端傾向？

V：這不是我畫的，這也不是……我記得我丟掉了。

乙：不，沒丟掉，妳把它們通通帶著，說好跟它們重新開始……妳丟不掉。

丙：裡面都是妳的底片。

乙：丟不掉

甲：妳永遠也塞不進去的白洋裝。

乙：丟不掉

丙：早就不會走的時鐘。
乙：丟不掉
甲：彩繪鐵盒。（打開任一張張信紙散落）
乙：怎麼可能
丙：鋼筆。
乙：自欺欺人
甲：簽名書。
乙：有什麼意義
丙：珍貴的錄音帶。

將錄音帶塞進錄音機裡大聲播出，是V的聲音不斷重複：

「……我好羨慕你。我想變成你。我好羨慕你。我想變成你。我好羨慕你。我想變成你……」

乙：好棒的名人成功術
好積極向上的人生
甲：妳看妳，妳是空的！妳達成妳的願望了！
丙：這就是我們連續二十八次衛冕成功的參賽者獲勝的訣竅：複製然後貼上的表演技巧。
V：你們弄錯了。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新家。不該是這樣的。一切會重新開始。

V把所有的物件通通撿起來扔掉。但她找不到可以扔棄它們的地方。

V：我要重新開始。（她把物件擺放在跟剛才不同的位置）
乙：各位觀眾請睜大眼睛仔細看，多高明的表演，複製，然後貼上；複製，然後貼上。

甲乙丙：（以富於節奏的方式唸著）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V：重新開始……（她撤掉物件，重新擺設）
甲乙丙：刪除。Reset。刪除。Reset。
V：重新開始……（她撤掉物件，重新擺設）
甲乙丙：一點也不難！我們陪妳一起來——重新開始。
V：（同時）重新開始……

停頓。

V獨自繼續重複撤掉物件重新擺設的動作。

乙：再一次。

丙：恭喜這位參賽者。

甲：連我們都輸了。

乙：她就是不肯罷手是嗎。

三人回到茶桌旁，坐下。

終於，V 將所有的物件，擺設成她理想中的樣子。

停頓。

乙：讓我們再次恭喜這位參賽者，踏上她第二十九次的衛冕成功之路。

三人鼓掌。

甲：是不是請妳發表第二十九次衛冕成功的感言？

V 走到茶桌旁坐下。她端起茶杯，喝著茶。

V：可以讓我在最後一夜跟你們告解嗎？

乙：無妨。反正告別之前總要揭發一些所謂的真相。

V：你們一定以為，所有的告別，都是從這個房間開始。

住在這裡幾年了呢？從我們搬進來，到他的離開，再到我……

計算時間其實沒有必要。（停頓）

我一直記得另一個房間的樣子。四面牆，隔開了我和外面世界的房間。

我頭一次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當然，那時候沒什麼錢。

日復一日，夜復一夜。我在白天沉睡。夜晚醒來。

一個人沉睡，一個人醒來。

在只有一個人的房間。

那句話是怎麼說的？

「夜晚總是有這樣的魔力，把白晝過於貼近的現實從你身上剝開，然後你便又手無寸鐵了。」

我手無寸鐵。

那時候還沒有愛過誰。不懂得恨是什麼。世界應該還是以美好的形式在我面前展開。可是我站不起來，無法前進。

房間好大。太大了。而我只有一個人。

我聽見牆的另一邊有聲音。只有一晚。

他說，來。我就在這裡。那個聲音召喚我。

而我差一點就走過去了。

這應該是唯一一次我害怕自己的遭遇跟別人太相像。

因為那都是真的。你們相信我嗎？你們一定相信。我對你們的聲音也很熟悉。

有時候，那個聲音從記憶裡發出的叫喚太過大聲，我聽不見身邊的人說話。所以他們就離開了。

真可怕。我竟然被一句話困住。「來，我就在這裡。」

剛剛，我又聽到一次。這次，是個貨真價實的人從他的嘴裡發出貨真價實的聲音。

也許這次，我終於可以離開那個房間。

我不需要其他聲音了。

甲乙丙三人離開座位，從舞台離開。

W 換上她原來的衣服，提起行李走進了起居間。

V 回頭看見她。

W：時候不早了。妳該早點休息。

明天早上會有人幫妳搬家吧。

謝謝妳收留我一晚。我好久沒睡得那麼舒服了。

我睡著了。睡得非常好。還作夢了。

夢到很多過去的事。（走到 V 身旁坐下。）

停頓。

W：妳還好嗎。身體不舒服？（V 搖頭）

妳這樣不講話，怪可怕的。像我媽。

停頓。

W：其實最難的不是 Say Bye bye，而是 say Hi。

每一次，飛機降落在一個新的國家，我都深吸一口氣告訴自己，

這沒什麼。不過又是一個新的國家，一個新的自己，一個新的開始。

我告訴過妳我學過一陣子戲劇嗎？

這對我非常容易。

到一個新的環境，設定一個新的身分，認識新的人，過新的生活——

V：妳真的相信重新開始這種事情嗎？

W：Why not？

妳會搬家，不也是爲了重新開始？

停頓。

V：剛剛，我坐在這裡，看著這個房間。我在想一件事情。

我們都以爲，人生像是一條直線，出生是起點，盡頭是死亡。

偶爾你會遇到一些分岔的小路。但終究是沿著一條線前進。

如果這只是我們的錯覺呢？

如果，根本沒有直線，沒有歧徑，如果只有無止盡地繞圓呢？

停頓。

W：（笑）妳怎麼變成一個哲學家了？深夜裡的哲學家，不睡覺，光思考——

V：根本沒有重新開始這件事。

我搬到哪裡都是一樣的。

妳也是。

停頓。

V：我搬走以後，這間房子的下一任房客也不會是妳吧。

妳走進來，只是爲了要離開。

W：妳這樣說，好像我是個冷酷無情的傢伙。（V搖頭）

V：我謝謝妳。剛剛——

W：那沒什麼好說的。不用客氣。我們就忘了吧。

停頓。

V：我要謝謝妳讓我想起來，有身體互相靠著溫暖，是多值得珍惜的事……

W：那沒什麼。

V：確實是。

停頓。

V：妳做夢了。我聽到妳說夢話。

W：什麼。

V：妳說，「媽媽」。

停頓。

W：我家就在附近。（停頓）

我並不是無處可去。

停頓。

V：採訪的時候，我喜歡對我的受訪者玩一個有點邪惡的測試遊戲。

大部分的時候，我只需要聽他們說話。讓他們自己說那些高潮起伏、充滿戲劇性的人生經歷，聽他們分析自己如何在微妙的時刻突然轉了一個彎，一個意料之外的選擇，從此，他們踏上成功的道路……

我能判斷他們從開場白進入正式獨白的時間點，在那個時刻，直直地看進去他們的眼睛。通常，說話的人已經陷入一種獨白的激情，所以我的目光不至於冒犯他們。

我可以根據他們眼球轉動的方向，知道他們正在說真話，還使撒著連自己都相信的謊。

大概是類似第六感的東西吧。只是我還需要眼球轉動來印證我的直覺。

當然，我不會把這種東西寫進去採訪稿裡面：

「他的眼球突然向右轉了一下，於是關於他如何透過作品與這個世界和解，在我眼中不過是一句屁話。」

「在他沉默的時候，他不斷瞥著自己的左後方，那時候我知道，一個魔鬼正站在他身後，要求他起碼不要連自己的情緒都出賣了。」

停頓。

V：我當然會期待，坐在對面說話的那個人，能願意跟我說真話。

不過，後來我不是那麼在意了。

誰說這個世界只能憑藉真相跟互相了解才能運轉下去呢？

我花了好長的時間，才學會沒有誰可以告訴我真相。

但你也知道，知道是一回事。接受是另一回事。

我再泡一壺茶給妳喝吧。

W：妳別忙，我要走了。

V：我知道，所以才要泡。（離開舞台，到後台去）

停頓。

V 重新回到台上。

W：幾點了？

V：誰知道。天還沒亮。（為兩人倒茶）

說說看，如果妳要跟別人說起這一晚的故事，妳會怎麼開始？

停頓。

W：我會先不讓我的眼球隨便轉動。（停頓）

這是一個……關於深夜……兩個陌生人……我不行。

我做不到了。

V：如果有一天，有人比妳更需要這個故事……

停頓。

W：妳就在我前面，可惡。

V：這樣才更棒不是嗎。

來，重新開始。

停頓。

W：這個故事，是關於兩個陌生人如何共度了漫長的一夜。

V：真的很漫長，簡直像是北極圈裡的永夜。

W：故事的開始，是一扇半開的門。

V：原來我一直沒關上。

W：其中一個主角剛好經過這扇半開大門，瞥見一個憂傷的女人站在一個凌亂的房間，不知所措……

V：於是，她怎樣都無法不停下腳步，問她：妳還好嗎？需不需要任何幫助？

W：沒錯，我需要妳的幫助。（停頓）

事實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無法幫助另一個。

V：這樣就太悲觀主義了，而且故事沒辦法繼續下去。

事實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無法幫助另一個。但，他們都很努力。

W：對，他們整理了隔天就要搬家的行李。

V：跳了一支舞。還說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W：有嗎？

V：有。我都聽到了。

一定會有人問妳，那他們跳的是什麼舞？

W：Strangers in the Night。

兩人大笑。

V：哪有那麼巧！

W：就跟妳說是故事嘛！

停頓。

V：那……後來呢？

W：後來他們丟了一些東西。也獲得了一些東西。

那可能是他們的幻覺。但那並不重要。

V：以一個故事來說，這樣就太抽象了。

怎麼先前妳說的那些還比較栩栩如生？

W：那我就來說，這個房間裡有多少東西。細節會增加一個故事的真實性。

甲乙丙三人上，抱著紙箱，將房間裡的東西通通收進箱子裡。

V：這倒是不需要了。

W：那麼……故事到這裡似乎應該結束了。

V：但你沒有說他們怎麼告別的。

W：我不知道。

也許他們還不知道，告別之後，自己要到哪裡。

可以讓故事結束在他們說故事的時候嗎？

V：這樣就會沒完沒了了。

W：聽起來不錯。

長長的停頓。

W：我該走了嗎？

V：我也是。

讓我們再等一下。

兩人對望。

W朝V伸出手，手心向上。

V將手放在W手中。

V：謝謝妳。

時鐘的鐘聲在空盪的舞台響起。一聲響過一聲。

甲乙丙三人走到台前。

乙：我不是說了嗎，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也沒有不散的戲。

甲：這真是你從戲開始到現在，最糟糕的一句台詞。

丙：沒關係啦，反正都要結束了。

謝謝大家今晚來看戲，我們的戲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三人向觀眾謝幕。

乙：確定不用叫他們謝幕嗎？

甲：就讓他們留在台上吧。

幸好他們是劇中人，可以就這樣一直留在台上。

丙：你也可以啊！

甲：不了，那樣太累。

乙：吃得太撐。

甲丙：啊？

乙：我沒說什麼。

等會散場的時候，請各位觀眾放低聲音、放慢腳步離開，
不要喚醒我所親愛。

丙：時光難再，光陰不返，讓我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甲：你們在押韻嗎？還不如唱首歌比較值得喝采。

音樂入，甲乙丙三人一邊演唱《今宵多珍重》，一邊導引觀眾自出口離開。

南風吻臉輕輕 飄過來花香濃
南風吻臉輕輕 星已稀月迷濛
我倆緊偎親親 說不完情意濃
我倆緊偎親親 句句話都由衷
不管明天 到明天要相送
戀著今宵 把今宵多珍重
我倆臨別依依 怨太陽快升東
我倆臨別依依 要再見在夢中

直到觀眾通通離場，這齣戲才正式告終。

註 1 國語老歌，馮鳳三作詞，王福齡作曲，年代不詳

註 2 流行歌曲，周杰倫作詞作曲，2006

註 3 Words & Music by Jack Wolf, Joel Herron, Frank Sinatra, 1951

註 4 Written by Bert Russell Bems, 1962

註 5 Lyric & Performed by Frank Sinatra, 1965

註 6 出自《蒙馬特遺書》頁 176。邱妙津著。台北：聯合文學，2000

註 7 Written by Herman Hupfeld, 1931

註 8 美國好萊塢喜劇片，原名為 *Click*，由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發行，法蘭克·可洛西（Frank Coraci）導演，亞當·山德勒與凱瑟琳·貝琴薩主演。2006 年上映。